PL
2694
S8
1682

Sung, Lien
Sung Wên-hsien hsien shêng
chi

CALL NO:
PL
2694
S8
1682

EAS

AUTHOR:
Sung,

TITLE:
Sung Wên-hsien
hsien shêng chi

VOL:

歸震川先生

V.2

宋文憲集卷之四

金華宋　濂景濂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序

應制冬日詩序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上御外朝遣中貴人召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講學士臣同直學士臣經待制臣褘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右既而命大官進饌賜黃封酒飲之上屢命盡觴內官承上旨監勸甚力臣濂數以弗勝盃酌固辭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上親御翰墨賦詩一章復

繫小序于首命各以詩進○臣灝最先○臣禕次之○臣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上覽之大悅○臣素最後○詩以民瘼爲言○上曰素終老成○其有軫念蒼生之意乎○于是各霑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盛際○光膺聖眷○如此○不可無以示後○來乃集其詩爲卷○而以題辭爲屬○臣聞之、在唐中世○當夏日炎蒸○君臣相與賦詩○不過以日長爲可愛○凉生殿閣爲足矜○後代多譏之○惟我皇上勵精圖治○其於冬日沍寒之際○形諸篇翰○固不忘於聽政○羣臣賡歌○復以逸豫爲戒○憂勤爲勸○而弗敢後者○其故何哉○蓋唐虞在上○無小無大○孰不精白

一心以承明德況於文學法從之臣職在獻替者乎揆之於唐初不可以同日而語也臣濂不佞庸敢以是序諸篇端上所賦詩别以金龍箋繕謄其副尊閣於家示不可褻也

夏鍾曰盛世君臣雖當燕飲賦詩之際不忘箴規先生引君當道蓋無時無地而不然矣

重刻貞觀政要序

貞觀政要者唐史臣吳兢之所輯也兢浚儀人有良史才用魏元忠朱敬則薦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數上疏論事言人之所難言詩拜諫議大夫復修史傳太子右

庶子開元十三年元宗東封泰山道中頗馳射爲樂兢復極諫明年六月大風詔群臣陳得失兢言屏群小不爲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愼刑罰杜徼倖存大公八事皆當時所諱者景龍閒所修國史失實兢患之乃私述唐書唐春秋皆未就至是詔赴館撰錄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累遷洪州刺史復坐累下除舒州天寶初人爲恒王傅卒年八十兢嘗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許之賴宋璟等激礪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屢以儲

請改兢拒曰徇公之請何名實錄幸不從世比之爲董狐云其爲人大畧如此初兢屢修國史見文皇之朝君明臣忠可取爲後嗣法乃纂是書十卷合四十篇上之中宗然當復辟之初轉移之機間不容髮使中宗能觀之以法文皇則削武氏位號而崇恩之廟不復矣信任舊臣敬暉諸人不罷政事矣嚴於陰治韋氏之禍不致蹈覆轍矣柰何視爲空文而弗之講徒使兢之孤忠遑遑焉而無所伸可勝歎哉厥後文宗踐位始喜讀而篤行之太和初政燦然可觀雖未能如貞觀之治亦可謂能法其祖武者矣自是以來

其書盛行于世。南北刻本。多有舛訛。臨川戈直嘗集諸家而校讐之。然亦未能盡善。昇有良士。曰王敬仁。故大族也。欲刊梓於家塾。以傳余。遂假中祕本。重爲正之。理有可通者。因仍其舊。不敢輙改。夫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人。古之道也。復詳序兢之行事於首簡云。書之篇端。謂兢爲衛尉少卿。兼修文館學士。與史所載頗不合。濂疑神龍進書之時。方改右補闕。未應陞遷如此。豈或他有所據邪。

夏鐘曰吳補闕不特爲直臣而且爲良史惟其能直是以能良然則分忠良爲二者淺之乎論人矣

景定諫疏序

吾婺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爲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于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逴逴有之豈其人皆善爲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予自少時好觀宋史凡吾郡聞人事有可稱者輒識之既而復歎士之幸獲見於史者如此不幸而遺軼不傳者蓋多有矣往年在翰林始得見東陽賈廷佐上高宗書廷佐爲桐廬主簿憤秦檜主和議紹興戊午上疏論之其辭甚切直而史不載至七世孫權出以

示人世之士大夫爲文以稱其忠廷佐之名始顯于天下廷佐之鄉人杜士賢在理宗時爲武學生景定甲子秋因星變求言士賢上疏力攻賈似道誤國今年秋其曾孫賓亦以示予其事與廷佐相類然士賢初無一命之爵其言請黜退似道歷數其罪切直頗同於廷佐而賓又能趨京師遍求賢薦紳文辭以自之且將刻梓以傳或非廷佐後人所能及予於是又歎忠義之士天雖抑之於當時天每扶植其子孫使昭其聲光于不朽是豈智力所及哉當似道擅權時威燄足以生死人士賢發憤言之不至于殺身者毫

髮間耳今似道之後不聞有爲士者而人亦羞稱之士賢之子孫方守其遺業不墜而聞士賢之風者雖埜人稚子皆嗟慕以爲賢善惡之公昭明也如是則夫有志於忠義者尚何所憚而不爲哉然則是疏之傳非特可補史氏之闕爲人臣者皆可以鑒矣士賢字希聖後中武科授武岡軍新寧縣簿尉遂攝其令轉綏寧盱眙兩縣令以終

夏鍾日可以勉人忠義可以勉忠義之子孫

孝經集善序

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葢遭秦火之後出於

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為、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為、之、註。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為、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為、之、註。後世諸儒各騁意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其詳正。無俟商確。揆於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為允。況鄭玄未嘗有註。而依倣托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向以顏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為今文。無有不善。為之傳者。縱曰非玄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註。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僞為閨門一章。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

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爲指解○上○之且憫流俗信僞疑眞○諄諄見於言○辭之間○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甚異○唯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子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王山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爲經傳○去其衍文○及不合經旨者○千載是非○遂定于一○元室之初○具文正

公出于臨川又以今文爲正頗遵刊誤章目重加訂定而爲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東廣孫君蕡讀而悅之因增以諸家所注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朱子及吳公爲之宗蕡通經而能文辭采擇既精而又發以已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余爲疏歷代所尚之異同序於篇端蕡字仲衍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爲織染局使云

夏鍾日當與歸震川先生孝經敘錄並看歸敘詳而斷此序簡而晰均孝經之功臣也

郭考功文集序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超出常倫訏謨定命足

以創業而垂統奉將天罰足以威加乎海內至于文學侍從之臣亦皆博習經藝彰露文彩足以備顧問賛政化所以竭其彌綸輔翼之責作其發揚蹈厲之勇攄其獻替贊襄之益致其黼黻藻繪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於冥冥之中楚生材而晉實用之撥亂世反之正聦宣人文而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哉洪武七年秋濂侍皇上升武樓賜坐其側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字爲文遠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魄焜煌其論議崇谹皆根

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濂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朕將
親覽焉。時文遠偶以文一卷來。既因即以進。上覽已
笑曰。誠如卿言。會丞相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示
之。且褒嘉至再。即日召見於謹身殿。奏對稱旨。詔銓
曹擢為應奉翰林文字。於是文遠日侍左右。以備顧
問。賜予便蕃。不一而足。每命題、俾撰文若詩。輒見賞
愛。文遠自以受知之深。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凡可以
獻替者。咸無隱情。已而陞修起居注。遷考功丞。而眷
注益隆矣。今年春。濂蒙特恩。謝事東歸。將與文遠別

文遠盡出所爲文請濂序其首嗚呼古今辭章之士未嘗乏人第患知之者鮮爾州里中知之已聊足自慰况於卿大夫乎卿大夫知之則聲聞漸著亦可表見于世况於諸侯乎諸侯知之則光輝四達十百之中僅一二見焉人且豔之曰是夫也爲人不翅足矣况上簡聖天子之知而屢見褒辭者乎然聖人之言即天也文遠之文天且知之矣則其際有道之朝恭逢寵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昔宋之孝宗嘗於禁中觀蘇子瞻文史臣書之以爲至榮此異世尚爾今文遠親受知於聖明其爲榮輝又當何如哉宅日文遠

道、益、行。文、益、顯。史、臣、必、爲、立、傳。與、經、國、諸、臣。同、載、簡、冊。以、見、興、王、之、運。人、材、之、出。皆、非、細、故。豈、不、爲、盛、典歟。瀛也不敏。齒日衰而學日落。縱日以文自娛。其視文遠。殆猶土鍘之於殷敦。序諸首簡。能不自愧乎。雖然。瀛知文遠之文者也。相知者不一言。疇將言之。因不敢牢讓。文遠宜刪正焉也。

夏鍾曰聖主得賢臣相投奚啻魚水劉在開代以文墨遇合尤非偶然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逴逴與退之角。其

復性乎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葢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常以爲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眞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慊吾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勿論也行之爲事功宜之爲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觀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

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矣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輙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

不為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
邵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
自以為至也。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
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為衢州教授。會修元史。
復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
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為人。所養
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
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為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
者人必以為當。其所著并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
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

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爲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之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爲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云

夏鍾日以習之比仲子以退之比文獻公固已然先生與仲子相友五十年必有不相下者故娸詰此

樗散雜言序

樗散雜言者、金華許君存禮所賦之詩也、予嘗獲而讀之、愛其取法比興、有近於古作者、謂存禮曰、當今之詩。予頗得縱覽。求其如君者。百十之中。僅一二見焉。非三十年磨濯光精。而宣𥁕霧和。烏能如芙渠出水。弗沾纖塵。有如此者。世俗葷腸溺胃。饜沃肥醲。未必能知君。然而至寶。不可使埋光而韜采也。予當爲君序之以傳、已而存禮、俾侍史錄在全集、示予於龍門山中、因爲之言曰、詩至于三百篇而止爾。然其爲體有三經焉。有三緯焉。所謂三經者。風雅頌也。聲樂

部分由是而建所謂三緯者賦比興也制作法裁由是而定故周官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所以聆其音節之詳玩其義理之純養其性情之正詩之為用其深且大者蓋若此嗚呼學詩者其可不取之以為法乎學詩者固不可不取之以為法若夫出品裁之正合物我之公高不過激悲不傷陋則論詩者又可不倚之以為權度乎夫詩一變而為楚騷雖其為體有不同至于緣情托物以憂戀懇惻之意而寓尊君親上之情猶夫詩也再變而為漢魏之什其古固不逮夫騷而能辨而不華質而

不僅亦有古之遺美焉。三變而爲晉宋諸詩。則去古漸遠。有得有失。而非言辭之所能盡也。嗚呼。三變之後。天下寧復有詩乎。非無詩也。詩之合於古者鮮也。何以言之。大風揚沙。天地晝晦。雨雹交下。萬彙失色。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其有若斯否乎。組織事實。矜悅葩藻。僻澀難知。強謂玹秘。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牛鬼蛇神。騁姦眩技。麗雜誕幻。不可致詰。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如是者殆不可勝數。孔子吾徒之所願學者也。孔子之所取如彼。而後之作者乃如此。尚得謂之詩矣乎。唐宋諸名家其

近古者。固不可絕謂無之。而不及乎爾者。抑何其多也。今世之以詩鳴者。蠭起而泉涌。其視唐宋。又似有所未逮。姑置之勿論。間有倡爲江南體者。輕儇淺躁。殆類閭閻小人。驟習雅談。而雜以褻語。每一見之。輙閉目弗之視。詩而至于使人弗之視。則其世道之甚下也。爲何如哉。此予於存禮之詩。不覺深爲之喜而繼之以歎也。嗚呼。使自一鄉達之於一邑。自一邑達之於一州。自一州達之於四方。咸有如存禮者焉。則詩之道。庶幾其復古乎。予雖不能詩。而論詩頗謂有一日之長。因愛存禮之作。不待請而自爲序之。非深

於詩學者殆未有以知予意之所存也。

夏鍾日使人不敢復言詩

林吏部使安南稿序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還、以使南稾一編授予序、序曰、安南故交阯也。漢唐以來。其地皆入職方。稱臣奉貢。比內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徼其重貨、責其躬朝。蠻彝始敢爲弗恭。廷議憤之。復有鑄金爲人。夜光爲日之徵。而蠻蠡心亦離。使者至其國。多貪夫。恍其金貝。輙昧昧攫之。遂致其褻侮。燕于廡下。君子每爲之短氣。方今聖天子御極之初。遣使往告卽

位。其國主陳日煃稽首上表。遂乃封爲安南王。未至日煃卒。嗣王日熞有請于朝。復詔襲爵如初。妙柬廷臣。充須封使者。僉謂元凱前進士。學古明經。尤長于辭令。其出使爲宜。上召至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凱卽日上道。越五月至其國。布宣天子威德。君臣悅服。乃北面拜跪聽詔。如藩臣禮。將還。日熞遣陪臣夜半持黃金爲壽。元凱峻却之。陪臣舉手加額。稱爲賢使者而後去。肆惟皇上宅居中土。遠蠢慕化者。以其限山絕海。使各安于境土而無所利之。深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固當著之史牒。垂憲萬世。有若元凱之

爲使義正辭嚴足以聳動羣聽凡其國以利相啗之奸卒無所售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然予閱序事之體志其大而舍其細故特取蠻蠡叛服之由聖世明良之盛書之於首簡至于行役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土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得而畧也元凱臨漳人名唐臣今以時制所禁更爲窮文辭爾雅吾友王內翰品評閩南人物謂元凱爲巨擘云

夏鍾曰夫子論士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而必先之以有耻葢惟有耻而后能不辱也此序立論特高

送天台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劒閣棧

道之險水有瞿唐灩澦之虞跨馬行篁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飽魚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學能爲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庭

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為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于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為一家而予齒益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

吾吾將不一愧而已也

夏鍾日前半敘蜀中山水之奇彷彿柳子厚酈道元筆意後半感慨頓挫俱佳

送東陽馬生序

予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予予因得遍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塡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予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

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予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予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予則縕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艷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予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

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予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此不必若予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予之專耳豈宅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予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予譔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彝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

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予
勉鄉人以學者予之志也誑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
人者豈知予者哉

夏鍾日自序從師之勤且艱以勉其鄉人具見
先生與人爲善苦心令人不肯道亦不屑道矣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婺與越爲鄰壤越屬縣曰嵊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
相傳爲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
華距嵊爲不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
自漸摩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
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爲之先容者又不

能見自是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為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嵊為尤邇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螻蟻走唯流子里為樂土亟挈妻拏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在嵊之東南僅數舍即至濂時若心多畏而土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未盡墜輒翳行林坳鈔其囊槖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日采藥以自療間念及時用即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

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鸞臺鳳閣將以次而升何日能賦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笑談邪慨然遐思者久之會朝廷纂修元史宰臣奉特旨起濂爲總裁官使者亦見廹如前逮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自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籍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濂來南京寓於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

夫來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不及答亟延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仰濂嚮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厭風晨月夕無不相往來一旦忽悽然墮淚曰予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上得遂歸田焉不翅足矣它日又來言曰聖天子寛仁今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濵吾子遇我厚幸一言以爲別嗚呼爕與越其壤相接邇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

便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間采江花之幽靚殷勤道別亦云可也修史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別既別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邪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希言爲時用之別邪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于名節甚大時用采蕺山之蕺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爲樂者果誰之賜歟誠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霑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

道宜上德以昭布于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辟而爲之書區區聚散之故一已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夏鍾日維須之殿相別之速眞令人難爲情末又以時用之歸有係于名節且歸美于上更爲得體古人一支之作定不苟然

宋文憲集卷之五

金華宋　濂景濂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傳

竹溪逸民傳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犘犘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于几日。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脩脩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灔。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

氣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柰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况狎而近之乎性嗜菊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爾一息自怡尚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蕚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溫見輙疑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菊菊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葢溪上諸峰云

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與菊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所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洄其名。烏傷人。

史官曰。昔者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爲不可狎近。因號爲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歟。縱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絕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

同者歟。士之沉酣聲利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爲則善矣。

夏鍾曰寫出清風高致使人名利之心都淡

抱甕子傳

予嘗游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隨地形高下、爲蔬圃、約二十畮、凡可茹者咸藝焉。傍列桃杏梨李諸樹。時春氣方殷。蔬苗怒長。滿望皆翡翠色。樹亦作紅白花。繽紛間錯。如張錦綉。私心頗訝

之曰是必有異因曳杖而降冉冉至其處氣象幽敻
絕不聞雞犬聲遙望草廬一區隱約出竹陰間疑中
有隱者亟前候之良久見一士戴櫻葉冠身被紫褐
裘抱甕出汲水灌畦予進問曰夫子何名曰山澤之
民無所名也強之曰人以其抱甕也遂呼爲抱甕子
爾曰丈夫處世亦多術矣出則華軒結駟入則鍾鳴
鼎食有志者輒能致之夫子恆營營逐逐於一甕間
無乃自苦乎抱甕子忽辴然一笑指苔磴揖予坐寘
甕于地嘆曰吾受血肉軀與人同豈不樂榮貴與人
異哉顧念之頗熟百歲之間寧復幾何與其疆情而

徇世寧若任眞以自放也吾圃之西則九盤山山之顚宋州廨建焉側有烟雨樓當山雲初興景象萬態極可玩李鄴侯馬莊敏公嘗登之而感慨矣其東淸溪觀奏賢艮謫官而來亦游憇其上時坐鷺花亭賦詩而今竟安在哉非惟人隨流水而逝異日凌霄之崇搆皆蕩爲氣埃一凝竚間野草荒烟若愁思之不可禁世事往往類此是何足深道吾所以抱甕出入而弗辭也且當抱甕之時嗒然忘形志慮外絕精神內營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招之弗前麾之不驚委蛇容裔而萬物莫吾敢攖自以無愧於赫胥尊盧之民

子以吾為逐逐營營不亦過歟曰然則灌畦亦有道乎曰有蔬性不欲燥燥則生意戹而不伸蔬性宜濕濕或過焉則氣傷而寖屈吾日夜調之爕之俾適夫厥中則芃然而秀嫣然而榮矣言訖抱甕而去予深味其言葢有道而隱者也所謂強情而徇世曷若任眞而自放不幾於樂其天者歟所謂人物代謝而樓觀不能以存一俯仰間而感慨係之不幾於達人大觀者歟所謂抱甕有術心與耳目之官內而弗外不幾於守一不二者歟所謂藝蔬得中不使倚於一偏不幾於治民有政者歟疾起而追之抱甕子入竹陰

閶閉戶高臥扣之不見答若無聞者予撫然而退
史官曰予既歸金華山日思抱甕子不少置及官南
京見朝紳中貌有相肖者問其同列曰是豈括之灌
畦者邪曰然曰柰何仕爲曰去年應聘而起典儀晉
王府轉官起曹剪剔浩穰聲望藹麗鬱云曰其氏名
謂何曰此烏傷校官劉浩卿子也名彬其字爲宗文
予不覺嘆曰浩卿吾故人也其有賢子若此予不能
知之可愧矣夫雖然宗文當元季政亂肥遯山林若
將終身焉及逢有道之朝輒蹶然興起以力政著聞
其得出處之正者矣向予意其爲有道之士者果非

過歟。果非過歟。使宗文非有道之士。則長往山林而不返矣。謂之賢也得乎。因記問答之語。爲抱甕子傳。

夏鍾曰似柳州梓者傳所徵異者喃喃耳

白牛生傳

白牛生者。金華潛溪人。宋姓。濂名。嘗騎白牛往來溪上。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軀幹短小。細目而疎髯。性多勤。他無所嗜。惟攻學不怠。存諸心。著諸書。六經與人言亦六經。或厭其繁。生曰。吾舍此不學也。六經其曜靈乎。一日無之則冥冥夜行矣。生學在治心。道在五倫。自以爲至易至簡。或笑其迂。生曰。我其迂哉。我

若迂孟子則迂之首矣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稱之則
又尷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而未盡
也聖賢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或求學
文生曰其孝弟乎文則吾不知也生不肯干祿或欲
挽之使出生曰祿可干邪仕當爲道謀干之私也生
安於義命未嘗妄有所爲或疑其拙生曰我契以天
不合以人是乃巧之大者拙乎哉生慕孔顏之樂如
聆鈞天之樂如獲褭蹏之金言及之手足舞蹈不已
或以爲狂生曰吾能知之恨未能允蹈之奚其狂生
幼多疾常行服氣法或謂其欲久生生曰盜跖甚夭

顏子甚壽子知之乎。或人不答。生曰竊陰陽之和以
私一已服氣矣。運量元化節宣四時服氣乎。生雖貧
喜色常溢眉宇間。或詰之、生曰吾內足樂也。內既足
樂無人非。無鬼責。得亦樂。失亦樂。我何憂哉。生御惡
衣物餧安之、或慮其詐、生曰錦衣與卉服雖異。暖則
一。糟覈與淳醪固殊。飽則均。何詐爲生不貴。貴人不
貧貧人。或尤其無別、生曰、貴自貴爾於我何加焉賤
自賤爾於我何損焉。生遇物以誠三尺之童莫之敢
欺。或譏其同、生曰我道蓋如是。同不同弗知也。生不
享外神。唯事其先甚謹。或謂其報本耶、生曰、非惟報

本也以氣感氣吾先以之外人何預哉生多讀台衡賢守慈恩諸家書或謗其偏生曰我雖尸之未嘗心之也何其偏生當情意調適輒懸特磬於簴鼗擊以鐵籈瞑目側耳而聽自以爲達制樂之原或笑之生曰此蕢桴土鼓之遺聲也五音繁會則未矣生好着屐登山遇境勝處注目視弗釋或惡其癖生曰吾於巒容川色見三代之精華不忍舍也生年四十有六髮無白者日坐一室中澄思終日或執筆立言動以賢聖自期其中之所存者人固莫能識也適有畫吏貌生之騎白牛者生大笑以爲得其眞故自疏其事

如左曰白牛生傳云　贊曰生安人也哉言其文弗能成章言其道則又邈乎未之見也猶自語諸心曰我學古人我學古人不亦悖且戾乎

夏鍾曰浩浩落落彷彿無名公傳千載下如見其人

太白丈人傳

文中子學旣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白山息於灌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縕袍無表顏色腫噲肩負束芻去文中子斬十步弛擔箕踞而坐兩手搔爬眼視雲漢若四傍無一人者

搔已留指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頸龜背須垂至腰者爲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耶曰然曰將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異之乃摳衣趨前揖而問曰丈人何哂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不足以咸和萬民乎丈人曰不然也豈八殥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舌可盡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不當見大道之行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旣棄敢問丈人所哂者何事耶丈人曰噫何子愚之甚也夫具人之體服人之服食人之粟脫使稍有知孰不欲

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苟而就也文中子曰其道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其上焉者燮和坤乾○經緯星辰○樞機四時○輪轄五行○執天之德○以牖帝明○以達帝聰○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復輕出○出則必爲帝者師○若堯之君疇○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國是已○其次焉者○以六合爲一家○以四海爲翰蕃○以五嶽爲封鎮○以元后爲父母○以臣鄰爲伯仲○以蒸庶爲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以峻禮○陶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亦不輕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

則樂耕漁以終其身。若成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已。其下焉者。仿佯局束。哫訾栗斯。不遠千里。衒己求媚。君門如天。無路可陟。俯伏門下。魄遁神疲。闒隷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狥時射利者之所爲。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今子之西來也。欲爲君疇務成昭西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望乎。抑欲同售瑟於齊王之門者乎。子須麋具在。寧不知所自處也。且子獨不聞之三家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昏。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之矣。子今負策而

干進恐與不待聘而奔者無大相遠也。况隋君天性沉猜。不悅詩書。廢棄學校。殺戮元勛。溺寵廢嫡。惟婦言是用。惟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嗜。蕭墻之禍起在旦夕。子尚欲行王道乎。言暴虐於湯武之世。必見誅。談仁義於桀紂之朝。必見黜。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吾言。即請東轅。毋西向。不然。子其行哉。文中子曰。丈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焉。願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棲棲遑遑。如喪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

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歟○丈人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所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耶○昔曾男子善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予聞子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琠○問禮於闞子明○正樂於雇汲○考易於王仲華○而其知顧出魯男子下○予竊爲子不取也○夫不察時而冒進○謂之瞀○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而強行謂之固○枉己從人○謂之賊○淪溺僨囬而弗止○謂之淹○瞀則不達○愚則不周○固則不變○賊則不五○淹則不整○是五垢

者子皆躬蹈之宜乎有疑於予予去子矣予去子矣丈人言畢負芻而行文中子面如死灰遠望丈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捨薛收進曰夫子何慕之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姧言雖辯君子不聽彼丈人不過姦言而辯者爾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銜冐風露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而歸著續經數萬言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

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售斷斷不怨況其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

夏鍾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一句是通篇主意此傳其作於入仙華山爲道士時乎反覆排宕一篇莊生寓言

葉由庚傳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伯祖維芑、祖維休、連擢進士第、父蓁、字實之、以世科累遷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書政本宜清心正己。以求賢爲務。時宰不樂。改軍器。監丞。差知荊門軍。建堡柵。開溝洫。蒐練民兵。人思奮厲、會京西帥幕建議築城東棠兩山之巔。蓁以山無

水泉且非敵路條其不便者六○制置使趙方主先入之說○不從○蓁嘆曰○敝民誤國○寧有避耳○遂解印綬去○有旨除夔路轉運判官○俄復寺祠○尋差知武岡軍○未上而卒○由庚生而口吃○嗜讀書○從周大亨習春秋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丹溪徐僑倡明考亭朱熹之學○四方人士○多集其門○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早夜磨礪○探窮經旨○驗之於躬行○期凝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從僑最久○靜愿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爲有所托矣○遂以通名其齋居○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即天

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栢、皆宗於熹學。次第相傳。遠有端緒。皆慕由庚造詣眞切。相與貽書辨析。至無虛月。基疑周子太極圖、補先天圖之未備。其辭云云。由庚則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預見先天圖而精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於大傳說卦中。亦不待邵子別爲論議而後明。況先天乃伏羲所圖。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畫象而爲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太極圖當作太極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周

子之爲圖盡在於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謂之隨時立教至是益備則可耳切不可謂陰有以補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爲四八以至于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生生不窮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止於四象以爲火水木金卽其中以爲土說至五行輒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並叅較也栢以論語屬詞聯事集爲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已整比成卷質之由庚由庚則又曰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可第論語乃孔子

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況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敘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唯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爲經門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庶幾

爾夫欲尊之曰經者以其大公至正爲萬世常行之
道不可下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基栢
皆深服其言由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虛巳
精索必求眞是之歸雖十往返不厭然其爲人端重
寡言笑燕居謹獨盛服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
紗深衣終日澄坐四時之祭豫戒內外祗事具饌必
豐潔冥幣必置名封識如期行事命弟子爲儐贊奠
獻告廟成徹俎而退則以餕餘饗宗人若冠若昏喪
亦皆遵熹家禮問道考德者戶外之屨常滿其誨學
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

行唯恐有聞若纆蔽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為名言縣大夫過門問政多以謹義利之辨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被其賜部使者蔡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傳先後具書幣請由庚攝麗澤書院山長雖皆力辭而名聞益顯婦人女子亦知其為修身踐行之士也前至元巳卯閏五月年七十八卒無子以族子遐孫為後平生不務著書雖研濂洛諸家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纂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瘦叟自誌一卷藏于家

賛曰婺傳朱熹之學而得其真者何基則受經熹之高第弟子黃

幹而黃栢則基之門人也至若徐僑親承指授於熹而由庚從僑游者最久又盡得其説焉及僑既沒由庚與基栢遂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基深潛沖澹得學之醇栢通睿絕識得學之明由庚精詳暢達得學之通考其一時化迪之盛入其室者殆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言之加輙睟面盎背而鄙吝爲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京可作濂當爲執鞭焉

臮錚曰論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駁王栢魯經章句皆理學名言文憲公執鞭之慕有以也

謝翱傳 附

謝翱字臯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

孝居母喪哀毁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
左氏辨證傳于時翔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滄泉
二州倜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
門署諮事參軍聲動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
被執以死翔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
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
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凉風急翔挾酒以
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
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
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

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然其志汗漫超
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山水
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
洞天搜奇抉祕所至卽造游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
歸者游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郵尋隱者方
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
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電恍
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
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此
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

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翱晩明年乙未以
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
千里交游惟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翅兄弟慎收吾
文及吾骨授之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齊已而鳳等果
至與方幼學方燾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瘞翱子陵
臺南以文稾殉伐石表之曰粤謝翱墓初翱以朋友
道喪盡吳越無掛劒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劒錄勒
諸石未就復爲建許劒亭於墓右從翱志也翱無子
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翱好修抱獨刻厲憤激
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務諧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

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游自號晞髮子過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惛聞翱翱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錄九卷、餘倣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贊曰翱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于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屨章皇山

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翱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翱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刭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邪吾聞諸任先生云

夏鍾曰謝皐羽烈士也不負文丞相故當傳然贊僅比之田橫之客非其倫矣

張中傳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

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上帥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鋹柱觀亦化爲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指揮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癸未○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

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贅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驚城中亦擾擾但於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僞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爲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敵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險以爲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

期果出連戰輙大勝僞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筭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唯南康與康郎山小異爾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筭曆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云　賛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佯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輙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咈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提筆

作黠黠狀如計數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上嘗親疏十事命濂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覩遺藁於故篋因繕錄之而并紀所識之事云

夏鍾曰鋏冠子豈亦受書圯上者耶何其術之奇中也

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

其所爲晃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
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晃
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
爲通儒性卒門人事晃如事性時晃父已卒即迎母
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晃買白牛駕母車自
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晃亦笑著
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晃罵曰吾有田可耕有
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
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
拒之去去不百武晃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晃屢應

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祕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兎游矣何以祿仕爲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女一童留燕倀倀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荳三畒粟倍之

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蔬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祕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旣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縑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晁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頷兵起○一一如晁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晁

賓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晁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家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蓰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晁也晁眞怪民哉馬不覂駕不足以見其奇才晁亦類是夫

頁鏡曰奇人奇文史漢中亦不多覯

李疑傳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僅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睊睊未瞑○即輿弃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宅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

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之延就坐○汎除明爽室○具牀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煑糜煉藥○且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與屎同）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借○往○攜以歸○而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

寄其里人家往書名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
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郤弗受○反贐以貨遺歸
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
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
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
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
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
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
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
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

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擧世混濁。淸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夏鍾曰李疑長者卽椎魯自足傳況讀書爲文可觀乎雖然世之讀書爲文者豈少哉

余左丞傳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居武威、父沙剌藏卜官合肥、遂爲合肥人、母尹氏、夢異人。生闕、生而髮盡白。家貧。年十三。始能就學。嗜欲甚淺。不知有肉味。惟甘六藝學若飴。嗜之不厭。與河南張恒游。恒隣

川吳澄弟子善談名理闕之學因絕出四方擢元統
癸酉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泗瀕淮民豪弗馴令蝕
人土田官籍之多以誣去闕繩尤暴者數十不敢譁
廖甲與舒乙競田廖焚舒廬舍舒婦偶母子同死遂
實灰燼中誣之闕爲白其事泗無麥民以乏故事弗
聞闕上之中書定爲令凡無麥者減賦代還長老爭
進金爲壽闕謝去後闕往桐城道逢故民皆羅拜馬
首相隨信宿而別俄名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
部主事三月之間疏滌冤滯獄五百上官忌其才議
寢不合闕上宰相書言狀又不報投袂而歸居亡何

復名修遼宋金三史拜監察御史上疏言守令最近民欲萬國治責守令反是政龐宜用殿最法力行之便上從之藩王府諸校白晝斂金道上勢如狼闘鞭遣六十人上思治切議遣奉使巡察郡國闘言奉使恬無狀所至處食飲供張如事至尊曾不能宣上憂恤元元之意宜亟罷之闘後補外會奉使者亦至執闘謂曰誠如君言知闘忠亮不怨闘在位知無不言言切直無忌人勸闘少辟䟦闘曰吾縱愚豈不知批逆鱗爲危委身事君身雖糜弗悔也改中書禮部員外郎闘議復古禮樂其言精鑿有徵聞者斥爲迂濶

弗用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郭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廣西多岐山負粟輸官者厄于道險費常倍闕命以爲帛代輸右丞沙班怙權自用多鋒其私人闕每抗辭沮之會莫徭蠻反當帥師又止不行無敢讓之者闕揚言于庭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爲方嶽重臣不思執弓劒討徭乃欲自逸耶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右丞行章宣慰伯顏以婆律香贊闕闕覺重辟之香中果胎

黃金章嘆曰余贊達官多矣潔如氷壺唯余公一人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預修本朝后妃功臣傳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發姦擿伏聰察若神州縣聞闕至貪墨吏多解印綬去㢡定賦無藝役小大各達度闕遴官履畝實之徑賦平衢士無養以沒入田分隸學官郡長燕只吉台肆毒殘衢民民重足立闕鞫治之獄上行御史臺臺臣與其有連反以事劾闕聞歸青陽山已而丁尹氏憂闕日夜悲號有甘露降于墓君子以爲孝感至正壬辰天下兵動平章政事晃忽兒不花方統戎淮南承制起闕權淮西宣慰

副使分治安慶。安慶距城皆壘柵。人争謂不可往。聞毅然請行。從間道入。推赤心待人。罷其苛賦轉粟以哺餓夫。八社民翕然歸。聞知民可用。乃帥之破雙港砦。砦甚固。小路若髮。聞被甲荷戟直前。賊空砦出鬬。殺傷相當。至日昃。賊殊死戰。鬬不勝。退復收散卒。誓曰。死則死。此爾何生。爲一鼓而進。大破之。諸砦畏威。次第降。聞益繕城浚濠。礪矛戈。分屯耕郊外。田民懼不能者。遣軍士護之耕。賊來輒與戰。一日賊四合。旌旗蔽野。鼓譟之聲震天地。聞縱梟騎數十、大喊而出。賊勢披靡。遣兵擊之。斬首數千級。當是時。淮東西皆

陷獨安慶巋然存賊來戰又數敗賊銜之僞作尺牘
通城中諸大姓約期日反冀闕捕戮之闕曰我民安
有是命悉焚去賊計窮復令闕故人衛鼎許大明以
甘言說降闕命牽出以鐵椎擊碎齒頰懸其皮東門
灊山有虎傷人闕造文檄山神使驅虎虎出境功上
中書朝廷俾爲眞陛同知淮西宣慰副都元帥賜以
上等及黃金束帶江西諸官軍動號數萬掠玉帛殺
嬰兒寘戟上以戲沿江州郡患苦之獨不敢近城下
卽近出師揭退之或服其義至有來歸充將校者奚
河兵屯潯陽命使者帥壯士百輩腰刀直入勝寺供

億闘叱左右收縛付獄且上疏言猶獠素不被王化其人　他日爲禍將不細後竟如闘言轉淮南行省叅知政事尋改右丞賜二品服闘益自奮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厲將佐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爲韋孝寬死則爲張巡許遠不可爲不義屈意氣慷慨甚丁酉冬賊大集諸部圍城戰艦蔽江而下樵餉路絕兵出數失利戊戌正月七日城陷闘猶帥衆血戰身中三矢賊呼曰余將軍何在吾將官之有生致者予百金闘戟手罵曰余恨不得嚼碎汝肉吐餧烏鳶寧復受汝官邪賊怒舉

長鎗欲刺閻闓遂自到沉水死年五十六其妻邛卜氏聞之亦率其子得臣女福章赴水死諸將卒慟曰余將軍不負國我等可負余將軍邪從而死者千餘人朝廷知其忠贈閻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謚曰忠愍追封夏國公閻爲人剛簡有智無臧不宜爲爲即有赫赫名所至薦賢旌孝義如恐後每解政開門授徒蕭然如寒士五經悉爲之傳註多新意詩文篆隸皆精緻可傳

贊曰於戲閻眞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十萬之師直敎之以忠

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粮絕○城陷以死
而其忠精之氣○烱烱上貫霄漢○必粲為列星○流為風
霆○散為卿雲○凝為瑞露○闘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
也○然而闘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
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壼家○又似過之矣○於○戲○闘○
果○人○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聞○事○多○至○
泣○下○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妻○迷○於○
葬○蒼○閭○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掇○其○行○事○成○傳○以○示○爲○
人○臣○者○

夏鍾曰嗚呼余相公至今猶凜凜有生氣乃花李
亦人傑也爲萬戶能鞠左丞孤兒意者天誘其衷

鄭氏孝友傳

鄭綺、字宗文、白麟二十一世孫也。其先居滎陽。疑道遷歙。自扁遷睦。淮遷浦陽。今爲浦陽感德鄉人。淮綺之祖也。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母張病風攣。綺保持若嬰兒。祖適厠。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珪、德璋。至元中。仇家傾德璋。以死罪將械送楊州。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竟以詭計先死之。德珪生文嗣。自綺至文嗣凡

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二年秋九月。鄉老黃汝霖等言於縣。縣上其事。廉訪使加審按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準式旌表門閭。文嗣生鑑、鑑生渭、渭生挺、皆善守。合數千指無異心者。重紀至元元年冬十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群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既沒。德璋子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嗒

嗜嗟慕○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之家○亦所不及○名聞
天下○自太丞相及臺院諸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
者武威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先○書東浙
第一家○以褒嘉之○皇太子在青坊○聞其事○而嘆曰○此
國家之祥瑞也○復親御翰墨○以鳳麟二大字○翰林
學士承旨歐陽玄為之贊○勒石以傳○太和性正方○不
奉浮屠老子經像○冠昏喪祭○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子
孫從化○孜孜孝謹○不識廛市嬉戲事○執親喪哀戚甚○
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
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按○日則會○不公則監

覶發之諸子晝趨功入夜輒坐棣華軒中温温語笑
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或入侍經筵出持使節不
敢挾此有一毫自驕意諸婦唯事女紅不使豫家政
宗族里閭以恩懷之各有差内外極嚴輿臺通傳不
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
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贊曰史氏之言多有
不足取信者濂少時嘗讀唐書宰相世系表謂白麟
之後不傳私竊信之及觀司空圖滎陽記則曰白麟
生師慎師慎生懷芬懷芬生鄑鄑生斌卿斌卿生唐
青州刺史庶庶生侍中徵徵生大理卿鄘鄘生鏞鏞

生給事中碁碁生宣州觀察使回回又觀鄭燮生遂安譜則曰回生弘弘生垣垣生倕倕生子襲子襲生扂扂生宋歙縣令疑道疑道生殿中侍御史自牖自牖生祕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淮淮生照照生冲素處士綺綺郎傳之所書者也其承傳次第灼灼可信如此惡覩其所謂不傳者哉考徵不廣而欲以一人之見鬪定百載之是非難矣

夏鍾曰再見萬石君刻傳令人肅然起敬

宋文憲集卷之六

金華宋濂景濂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傳

王先生小傳

王先生毅字剛叔其先自琅琊徙居處之龍泉至先生十有三世世爲農初西隣有王氏子事身奉神甚謹嘗斲木爲拜其當額處成窪母某氏有妊夢王來而誕在赤子時頗異遇浴及手足露皆怖而哭姑懷之則止頭患瘍母惡其臭卷木葉掩鼻當乳時閉目弗之視痎疾大作身熱如火燃榻畔懸繩代楹無風

繩自搖及能言。備陳入浴時。如蹈大海。茫無津涯。風入手足間。痛若刃劄。姑衣有纊。能覆之。乃安。木葉氣烈不可近。爇弗能禁。神出戲繩上下。視一小兒偃臥心知其爲已也。熱退。乃復還人。咸奇之。六歲知好書。家單不能致。每借市中。一誦輒能記憶。稍長所嗜益深。父譏。命牧牛。掛書牛角而讀之。隨牛而東西行。日入忘歸。復使之視春溪瀆。挾冊坐轆車。則米成粉。不悟。父怒逐之出。世父與明憐之。爲代償其米。且令縶徒敎授束修之上。悉以購書。積至萬餘卷。精思疾讀。唯恐其盡。夜分燈屢凋。猶聞其吟諷聲。或至達旦不

寐因觀周子太極圖說嘆曰此升聖域之階梯也人
心與上堪下輿同大局於一藝可乎會上饒鄭君原
善來爲郡錄事先生往質所疑鄭君甚器重之已而
往謁許文懿公謙於金華山中公爲詳陳理一分殊
之旨先生豁然如夢斯覺居久之絕淮泗泝黃河而
覩泰山鳧繹之雄徘徊闕里悵然有千載之思遂北
至京師薦紳先生若黃文獻公溍揭文安公傒斯翰
林承旨學士歐陽公玄參議中書危公素爭相引重
聲譽翕然至有薦爲檢討經筵編修翰林者先生皆
引分固辭南還鄉里益以躬行實踐爲敎其發明本

心之學至利欲沉溟處多有感泣者一邑化之雖大山長谷愚夫愚婦皆知畏慕革心從善縣饑先生告令曰民饑且死大夫其得奠枕而臥乎即語以勸分之法閭右之家計口賦之食餘粟盡乞貧民全活者以萬數父老見先生拜且泣曰我等皆白骨也而先生人之爾至正中荊襄兵起掠七閩直犯縣南鄙先生畫八策贊將軍石抹宜孫破之仍不遠萬里遣其徒上書行御史臺以明將軍之功未幾盜發青田揚言來攻縣長吏寶忽丁遁盜遂深入焚官舍汙人女婦剽鹵至雞犬先生召門人章溢季文謂曰吾豈忍

以艮民畀豺兕乎溢等曰唯先生命乃部勒鄉民爲兵逐殺群盜太府錄功賚之以金幣先生曰得選賢令以撫創殘民則毅拜賜侈矣謝不受俄部使者下令正丁罪丁恚集季溪惡少年據險阻以方命首害先生于家縣人無少長皆痛憤灑泣以復讐爲事弟子胡深方叅軍事鄱陽急馳歸與同門友告諸方伯連率帥師剪薙之越二年始平塟先生蓋竹鄉之西山別建祠而尸祝之先生爲學深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視衆氓之顛躋如已病之苟力可救雖鈇鉞鼎鑊在前後有不暇恤至於禽魚之微不得其所亦爲

蹙額弗寧思遂其生然疾惡如仇遇有賊民吏切齒扼腕流涕太息必疏其姦狀劾而去之豪民制鉅量以入粟亦叱使減去以合常度小人不便爲惡時欲加害賴上官察之獲免生平不食君祿其尊主庇民之念夢寐不忘武威余闕公持節浙水東廉知之謂其卓行不讓古人性不溺文辭歎曰當今之世何能文者如牛毛而植德者若麟角盍亦知重輕乎人有求者揮毫立就亦淵然有奇氣可誦自幼不茹葷肉雖強之食終弗能下咽閒居斂容澄坐多至夜中或倦極目瞑鼻息雷鳴坐客未寢者談辨蠭起晨興先

生各能記其言而折衷之其神全而不亂如此殁時
年五十二娶樓葉二氏無子以兄子彥荀為後扁書
室曰木訥齋人因稱為訥齋先生云　太史氏曰昔
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薰為良善者衆
及隣境寇作子通以帥弟子起兵殲之長吏惡攘其功
使人殺子通門生毛術手刃殺者梟首以甘心焉君
子多其義其事與先生絕類雖然先生以明體適用
之學保障鄉縣使三十萬蒼生去危即安非子通比
也固不幸遇難而死諸生為師復讐兵屯二年弗能
卒尸鼠輩于市功比術為尤難祠宇之建不建又在

不論由是而言其義不益多歟嗚呼先生道德之化益亦入人深矣

夏鍾曰王先生再來人嗜古力學又從許黃揭歐諸公遊發明本心之學聞者多至感泣何無一字傳世耶觀其言曰今之世能文者如牛毛植德者若麟角則其所重可知矣嗚乎此先生之所以傳也

葉秀發傳

葉秀發字茂叔其先由梧從金華爲金華人秀發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力爲文輒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初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而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秀發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且曰

聖門授業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爲用用之於已且惴惴焉不以爲便况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鞏、婁昉、鄭性之、楊簡、袁燮、皆器秀發、與之交而於簡問難尤切每至日昃忘食簡自謂有所啓發得邊、詹、顧、葉、四子爲喜葉葢指秀發也秩滿闕陞循從政郎、建寧府政和令、丁母憂、服闋、調安慶府桐城丞、金人犯蘄黃二州、桐城爲鄰壤、萬目睽睽不相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

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日爲備禦計會金人使諜者至秀發擒之亟斬於城門以狥金人計沮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閫忌其功不自已出上其擅斬非法降廸功郎未幾再敘改合入官授宣教郎知徽州休寧縣俄以前事論奪秀發退居餘十年無一毫觖望意獨憤李誠之之寃上書訟于朝初誠之守蘄蘄陷一城士卒皆戰死無降者誠之亦望闕再拜拔劍自剄議者不錄其忠反咎其不能全人故秀發不平而訟之言辭朗烈聞者降嘆史彌遠當國人有自桐城來者彌遠以秀發事爲問其人歷言撫綏安定之詳

且謂其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蒙桐城之賜。不然已無
桐城久矣。彌遠領之。從容問參知政事宣繒。其言同。
彌遠嘆曰。幾失賢矣。即日起發。擢知眞州楊子縣。轉
奉議郎。差監都進奏院。越七日。命知高郵軍。高郵爲
淮東鬃治。時尚繹騷弗寧。秀發上五策。一曰防海道。
二曰審邊城。三曰擇武守。四曰練軍實。五曰畜財用。
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爲之本。言多聽。高沙三十六湖
水高而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壑。民且無稼。秀發
建石埭以疏水勢。瀦洩有恒。無乾溢之病。其後馬光
祖來爲守。行埭上。思秀發功。構堂樊梁之隄以祠焉。

尋轉承議郎疾作上書乞致事特陞朝奉郎已而疾甚力劾去貪墨吏人勸其何自苦如此秀發曰不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逞同列來問疾整襟對坐惓惓以究心邊事爲祝無他言其忠義出於天性至死不變如此紹定庚寅九月卒年七十卒之日惟遺書籍數篋弊衣一襲至無以爲斂當屬纊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獄祠民疑其爲神遂肖像而祠其中云秀發彝險一節臨事唯可以義動不可以勢利刧澤物之念則若飢渴然居田里日有犯私鑄者縣令趙善琛欲重其刑而連坐之秀發曰刑一成而不變

君子所盡心焉縱姦固失傷善亦豈爲得哉善案爲之止有悍戾者日嗜鬪富人嫉之欲以嘯聚之名寘于法秀發白於郡守鄭如剛曰血氣之爭則有之嘯聚則未之聞也民因得不死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書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及詩文行于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能以清白世其家云

贊曰濂嘗讀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諜事未嘗不流涕而嘆也當金人陷蘄士大夫析圭儋爵者或納款賣降之不暇有若秀發者官僅一丞耳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在所褒

嘉顧以擅斬而罪之果何道耶譬有丈夫焉居深山中盜欲舞刀劍斂其財先遣游偵以察虛實其隸怒殺偵者丈夫乃不責盜而責隸可乎不可也國之政如此將何以致乎治耶宋自是而微矣嗚呼自古當季世變白爲黑倒上爲下若斯之類甚衆人所不能堪而秀發安之抑賢矣哉

夏鍾日葉南坡行誼矯矯贅中獨揭其桐城斬諜爲一事反覆極論以浚其不平蓋不獨爲南坡惜並爲當時君臣惜之也嗚呼南坡以桐城事退居十餘年猶訟李誠之之寃于朝人臣何患不自于身後哉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

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辯識母服破衣雨行至

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

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七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

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顧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既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夷鈇臣杜君獨爲君子矣常夫人有少子伯章而
竟累杜君何哉董士龍投石石浮而復詹姓天人
之際響應若桴鼓第未
知報施伯章何如耳

詹士龍小傳

詹士龍字雲卿光之固始人父某宋開慶中都統勇勝軍守郢以偏師廵渠巴諸州與元兵戰南平身嬰九創被執發憤不食卒元兵破郢降其軍士龍生三歲同母胡氏北遷董忠獻公文炳以其父忠也鞠爲子文炳長子名士選故命其爲士龍飲食衣服一視諸子外人不能辨諸兒忌之罵曰鹵子見幸乃同我輩耶士龍不知其故泣訴文炳文炳曰爾眞吾子飛

語慎毋聽也○士龍哀祈益切○文炳頗漏言○士○龍○晝○夜○流○涕○欲○復○詹○爲○姓○受文炳卯翼恩深○未○敢○言○一日獵滹沱河○遂○陳○前○志○文炳戲曰○爾投石水中○石浮○吾當爾從也○左右皆笑○士○龍○仰○天○祝○曰○天○若○不○絕○詹○氏○石○當○浮○因○投○石○水○中○石○盤○旋○急○流○中○若○沉○浮○者○數○四○文炳○以○手○拍○鞍○曰○詹○都○統○之○靈○其○不○死○乎○即○令○士○龍○復○詹○姓○文炳甍○爲服齊衰三年○歲時祭祀必先設神主○卒家人尊之○士龍後用文炳弟文忠薦○爲高郵興化尹○士龍修築捍海堰三百里○數郡利之○初發地○獲范希文石記○曰○遇○詹○再○修○事○葢○前○定○云○轉兩淮都轉運

鹽使司判官改淮安路總管府推官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姦臣柄國虐燄方熾士龍上章劾之未幾事果敗士龍退隱興化葺草堂德勝湖上若將終身朝廷念其老成以廣西廉訪僉事起之居二年鬱鬱不樂乃移疾而歸年五十八卒子澍岳州華容尹文炳妻以從女實因前好云

史官曰精誠之格將何所不至上致日星之應下召物產之祥古則有矣今觀士龍投石之事其惡可不信哉或者致疑天人之間視之若邈然不相通過矣予總修元史時有司不以聞失於紀載因徇其孫婿余文昇之請刪其墓志

爲小傳一通以傳

夏鍾曰誠孝格天詹士龍之謂也忠臣必有後宜哉

孝子丘鐸傳

丘鐸字文振沐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流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江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

市中以自給親驩然忘其貧曾未幾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如臨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眞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

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制行峻絕○宅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爲說者曰、予聞鳴鳳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虎狼旁午○鐸煢然獨處○心無畏懾者○豈不以親之體重於身乎○然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親矣○鐸情固迫切○當知以禮自節哉○當知以禮自節哉○

夏鍾曰敬宗收族皆孝子錫類之仁也

危孝子傳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

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時爲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柰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懽○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

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
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
直○讀古忠孝事○歛袵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
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卒時
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爲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
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
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唯○
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邪○嗚
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
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

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觀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卽得與失又爲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夏鍾曰觀緹縈上書代父事貞昉似無足異雖然世之爲貞昉者幾人哉疏詞佳甚宜其感動人也

瞿孝子傳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母某氏孝子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

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𤆘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靡夜○至月餘乃休○旣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刲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甚○強取刀○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芰食○時芰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芰者○解衣入水○歷覆其葉○覓之○雙脛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三芰○水中人以爲精誠所感○然其宅心仁厚○單窶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氈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臥疾○不能輿○

雞初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民
告糴者○鶉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吾悖
多忘○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醬蔬翁過門○孝子
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愠而
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
貿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
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
者數十人○孝子擇老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
藉○孝子每晨躬携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
中拾遺囊○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亡

契券○及白金者○孝子蹙額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憑藉○其必起爭端乎○客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見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喜動顏色○其後病○且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煩語吾兒莊○善事○聖天子○母以老身○爲念也○遂終○

史官曰、濂待罪禁林○日與莊爲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濂因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類○有未易追

顯之者。濂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傳所謂以身

教者。孝子其庶幾乎。是有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

孝子傳。使圓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夏鍾曰。瞿華卿孝子也。而仁心爲質。達於里閭。傳所謂孝弟爲仁之本者。庶幾信而有徵歟。

孫孝子傳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濰州昌邑人、祖明、父琳、世爲農、孝子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凡所謀猷。恒取以爲則。年及壯。用推擇爲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中。結庵廬其側。

藉苫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却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掬雪頮面○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焦瘁甚○或勸其還○哭而不對○閭師韓泰亨帥閭巷民言于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潛廉之○伺夜半○携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庵廬而聽○孝子聞足音○遙問曰○暮夜欲何爲○戴嘆息而去○以爲不讓古人○亟上之府○部使者加覆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髯○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于井落○多効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

生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爲儒今禮部主客主事云、

史官曰、李瓊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倀倀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卽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圜隄鹽場中草深滅項而豺狼左右嘷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之子孫逾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夏鍾曰請旌不報孝治之謂何雖然得公傳賢於旌矣

王貞婦傳

貞婦名順榮、字静安、姓王氏、台之黃巖金沙里人、性莊毅○日處深閨○人不見其面○其父廣東元帥闞奇之○愼擇所配○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伯瑞以才用世○累官行樞密院斷事官○階從四品○得封貞婦河南郡君○至正間○猫獠兵侵天台○伯瑞帥師往扼之○弗勝○遂遇害○貞婦時寓四明○明年二十又七○生子慶壽始兩月○聞夫亡○躑躅欲求死○親屬交相慰解○遂護喪還塟于鄉○屏鉛華弗御○載道家冠○被鶴氅衣○翛然如塵外人○来

嘗輕於笑語人誚之則曰我未亡人爾尚何心追送
世好耶鄉里小兒欲媚上官以貞婦美姿容嗾使聘
之不從將以威刼其去貞婦遽引刀斷髮痛詈不少
休事遂寢越三年有權貴人聞其賢強委禽焉貞婦
度不免拊膺長號呼曰楊樞密何在楊樞密何在妾
將相從于泉下因悶絕仆地媵人抉齒以藥灌之移
時乃蘇俟間挽慶壽手曰吾命婦也不敢虧節以辱
汝父汝父亡我非不能死以汝年幼將誰育之即不
育歲時何人持卮酒以酹汝父墳乃忍死至今今汝
已十齡吾復何憂我將死於汝父之墓言訖泣而行

慶壽號訴從母林氏林亟往救貞婦以刀自剄不殊
林奪刀挽之歸環守至旦稍解貞婦復斷髮如初權
貴人曰此烈婦不可強強之不祥嗚呼女婦之質
甚弱耳抑益足以駭走之今貞婦乃不為威武所屈
若是非其秉志剛見義明有不能也世以丈夫自居
者冠帶儼如步趨鏘如議論藹如人倘以女婦目之
則頩然怒去及究其所為一遇小利害則甘心喪其
所守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然自兵亂以
來婦人徇節而不屈者或自剄死或墜崖下死或赴
水火而死固人之所難此特出一時義烈所激爾有

如貞婦處孤燈敗帷間淒風蕭蕭然中人歲積月深必有甚不能堪者恒人之情寧不爲之少衰貞婦之操則愈堅如銕石百折不撓豈不尤人所難者乎使一鄉之得若人必有率德而勵行者由是達之一邑一州無不皆然其於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有國家者葢有賴焉是宜爲之傳以俟觀民風者

賛曰昔夏侯令女夫死不嫁遂致斷髮爲信或蹙迫之急乃割耳與鼻誓不欲類於人至今想其遺風猶凜凜然可畏也令貞婦截髮絕人其厲操葢與令女同若其持刃自刎比之割耳鼻者且欲并身而捐之其志爲益

苦矣嗚呼令女不可見有若貞婦其所謂異世而同符者非耶

夏鍾曰婦人以貞爲賢王貞婦賢矣權貴人旣聞其賢而又強委禽焉彼將以何者爲賢耶

蔣貞婦傳

蔣貞婦德新世居歙之黃山自幼莊靜父忠甫爲之擇配鮮有當意者年二十有八始歸同郡羅宣明宣明鄂州刺史諸孫家法素謹貞婦奉尊章處先後咸底禮度中外稱之弗置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起破州郡屠戮人如刈草菅蔓延將至歙宣明散家貲募兵保障鄉井已而兵大集歙城陷官軍復者再三宣明

功爲多。癸巳夏四月。元帥沙不丁治歙城。以宣明慷
慨仗義。俾分築一百三十尺。宣明之家。素於用兵。其
計無所從、貞婦盡售奩中物、相之。宣明忘其憂。乙未
冬十二月、祁門黟縣惡少年、搆浮梁劇盜。來犯歙。宣
明謂貞婦曰。我素負殺賊名。賊必不貸我。汝宜相從
軍中如何。貞婦曰。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子獨不
聞之乎。妾有兄弟在香山。砦柵頗可守。妾往依之。君
努力自愛。勿以妾爲念也。遂灑泣面別。丙申春正月、
歙城復陷、宣明請兵江浙行中書。賊聞宣明妻孥在
香山。攻之益力。二月天雨雪。寨破。賊大肆焚掠。初貞

婦以宣明從征不忍茹酒肉至是炮炙行觴命左右醉飽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奴詹寄詹勝寶曰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決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寶負驢兒出滕人挾馬兒繼之貞婦又繼之遇賊石崖上賊遂褫其衣貞婦力拒賊攫貞婦髮貞婦齧其臂爪其面出血罵曰死狗奴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以刀舂之墜崖而死驢兒見母死哭罵曰賊賊爭忍殺吾母他寇曰何等小物敢爾耶橫槊刺其背死勝寶遁寄不勝怒執木戟擊傷數寇與滕人皆遇害日將夕寇退貞婦從

婬蔣志道從積屍守緣崖下見貞婦屍如生傍有衣篋類有物窣窣然動啓視之馬兒在焉亟抱以歸宣明云

太史公曰喪亂之餘女婦以節著者有矣若歙之蔣氏何其烈哉夫以柔脆之身竟欲抗如虎之盜自非義激于中視死如歸其氣不如是之明也大抵故家遺俗詩書之澤弗替宣明又能奮揚而舒導之使一門之內婦死於夫子死於母而一蒼頭之微亦能爲其主捐軀此殆難以聲音笑貌爲也然則宣明亦賢矣哉賢者宜有後篋中之兒所以能獲全於今也

夏鍾曰婦死於夫子死於母一蒼頭之微亦能爲其主捐軀一門之內何其烈也彼剖竹提封當民社寄者悉如斯義勇何患鼠竊狗偷耶

張義婦傳

義婦張氏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戍卒李午午同從子零出戍七閩未幾午死張獨事舅姑父母生養死葬無遺禮復痛夫死數千里外枯骨未知所歸乃往卧氷上呼天祝曰天乎妾夫何罪妾夫何罪生旣不見父母死又不能歸塟父母之傍使無妾即已妾在敢愛死乎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爲聞于縣給過所遣之至閩零猶

在昔夫墓地則榛莽日甚不可識張哀慟幾絕夫忽降于童與張語生前事甚悲且示骨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融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爲上于大府請復其家使零護喪歸濟南

宋濂曰濂聞長老言廬陵有趙應祥者父行賈死利津亂墓叢塚間應祥求之慟哭七日夜不得乃解髮繫馬鞍上祝曰天若有知行至父墓鞍即墮未幾鞍墮發而視之果父也墓時所題名氏猶存此與義婦之事頗類傳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之謂夫

夏鍾日卧氷不死異矣夫忽降與語又異骨入門
融如氷雪黏如膠又異雖然非異也誠之至也